答沈桐庵熙淳

春風本無恒性晴陰百變暄冷不常枕玆間尤難調適朝窓未旭眼花惱亂忽承令函非徒措青之爲快車渠木難珍珠珊瑚紛然滿前直欲屋脊騰光令之書法熟知其有出羣之異常所歎誦尚未意若是其驚心動魄聯書數片决非鴨水以東氣格雖金壽門鄭克桑之天機流動奇嶇錯落無以過之顧此六十年着力自以爲有所得窺見一二而不覺瞠乎後耳未知此聯爲何等有書福人所得去取其中一對豪

奪而有之已貼之座隅能無見誚耶近日書法盡趨齷齪一路常所不樂今見令書第一是士君子襟度坦無崖涘有流出於腕底者第二是純以天機行之在筆墨蹊逕之外無一點塵俗氣無一毫機巧意所以常欲對之而不厭人之見之者以爲是漫筆戲墨衆咻旁起便不足較辨也俗眼烏得知之也桐庵所摹各有佳處可喜最其隨見隨臨臨必盡卷又何心力之堅定不退精工之澈底透過耶第於結搆每欠些不盡處此卽天品勝而人工少耳人工邊亦不難到以若天品又何憂乎人工也歐碑久留亦不妨如

欲再閱隨意更取去也適覓出九成宮銘殘碑一冊雖殘而尚是舊拓書斤斤說去此老馬之知道耳此帖有與近拓頗異幸留心細閱臨過百十無不可耳餘姑不宣

河豚無味綠陰已麤荒郵春事又此一番彈指句留不得此際懷想能不依依忽承雲椷若將把臂入林仍審春盡令體省福耿祝俯示屛書又是一新面目如入金剛八潭萬瀑無不神炫天一臺望衆香城是萬二千都輸一籌處尚以前日爲奇勝卽未及見衆香者耳如我拙不敢復言墨池事耳竹葉石從何得

此奇品耶坡公所云硯之佳者必費筆政爲如此此硯
道者也南北顛倒之際研屬一無見存今所用者暖
姝姝與墨無情使童子磨墨皆臂力欲脫得見此
硯直欲神飛如見烈性男子不覺筆快墨快一月之
期非不喜甚倘能更展一月外幾時使此老者稍得
滿志是令他日福田如何姑不備

昨承惠覆甚慰況江空歲窮芳華之遠貽可使煦陰
谷而回暖律窮途荒寒亦有此一種喜懽緣耶因宜
帖以摹縮見長然向所云景龍鍾果縮本而異也非
止此而已如商周古鍾鼎文皆失眞如褚書之孟法

師碑全沒褚書瘦勁古直之態見令兄所臨不知其何以如此及見此原本爲其所誤矣是以臨摹必揀善本乃佳大槩令之筆性與歐相近至於褚法不可强之必就其相近處入易於成就此自然之勢如水流濕火就燥各從其類也幸須得一歐碑原拓善本試下手爲妙歐碑有醴泉銘又有皇甫化度虞恭公等四五種又唐碑中有歐體者如圭峰碑之屬亦大好津逮耳此雖小道令之才性有特異於俗輩者以此天賦何以抛棄不收拾耶後輩中非不有隋珠荊璧令又其尤耳幸努力加餐姑留不備

雨猶未足熱又方始向午火輪已有不可抵當雖百疊澄練亦不過煩惱海中一泓際拜審令體侍護曼相額祝盛翰三紙如蔗境之漸佳今日非昨日是不可以箭括瞿塘擬議洞天福地已入屐底轉近轉難是不可襲而取之也如我之頹唐無足言每覺前境無盡不知何時能了白首無成濩落可慨腦滿之時何憚而不前耶三聯皆可觀有此垂示甚感暫留數日當追完屏蝶聞之而未及見果是奇才此亦士大夫風格與他特異者在原圖之趙州狗又非凡筆耳玆以順便奉還石峰帖可惜大槩此書有極高處又

有極俗處其工到力到可以摧山倒海猶不及董香光緜緜若存此等境地不可與不知者言耳以其工力何不屈膝於衡山枝指崑然作直接山陰之妄想耶亦東人空然貢高之習氣無論文章書畫先袪此習氣然後乃可門徑之不趍魔耳崔君書近日何多翠毛丹屑之奇珍也餘姑留不備

聞有京馭無緣展積此之懸望不異湍上春風已老雜樹皆花邨柳麤綠攬時懷遠收攝不得忽於非非天令函遠投謹審動靖侍禧耿祝第麥區已試甚善至於里魁村丁之彷以行之自當有一二人家之化

不必勞勞於耳提面命如何如何弟夙苦挾此太旺
眼花腕重仲亦苦疼多時益無一點世趣耳便忙電
甚艱此不宜
初春書轉到暮春其間經來大雪奇寒今又柳曦花
藹山氣亦不觸忤於老人伏惟令侍動履凝禧長吉
尊堂叔丈大闡聳賀邇來寥寥令之孤挺有足並力
齊起俯仰感舊遇榮增懷栢悅之私尤無以言似聞
令馭入洛間果何如莽蒼之地聲塵不屬徒有願言
弟又於　蹕路鳴鑾穹壤茫茫秪欲無生而已俯詢
萬流二字扁語固佳似無他礙於櫓楣之間矣區田

春後再試旁及鄰甲耶每見暫試而不能如法謂之無効無他奇而遂至於抹殺之以爲不如吾之千字是東俗之最痼處不寧桔槔之勞勞而抛却龍尾之捷易甘心卧窨之積薪而不用立窨之水火良可慨也必有如令之有心細心可以濟此蘇杭之間潘功甫大試區法民被其澤今已二十年汚邪甌婁殆不識水旱五六百里之地無不嬰嬰甚盛甚盛眼暈花艱草不宣

甘膏一滴可以沃焦書來於村欣野悅之中喜並灌頂且謹審卽晴令體侍禧葆晏額誦弟去益痒甚無

生趣耳書本與墨缸恭領老氣轉轉朽鈍無以立仟快書不得不留俟三數日更圖亦報徐台地忍之如何仟屐衝泥艱此中謝

綠肥紅瘦春已夏矣日對江光所懷渺渺卽伏承盛翰謹審嫩暄侍體令護萬祉不任額誦弟苦無勝境轉益癡鈍而已坡圖奉領詩語筆意俱極佳好寄托鄭重有不敢承當此圖自當初北來時烟雲變幻畢竟歸於弟者甚奇殆若神物護持豈意又自令而轉來珠還璧歸大非偶然雖墨輪之轉文字因緣如是合湊壞世希有若非令貺何以辦此也第見筆意益

有增長可知池魚之日日呑墨也甚庸珮欽瘞鶴銘藉呈試細心臨過如何此是六朝人書確甚奇雋瑰特又非他書可比擬若欲見山陰以後筆勢變現不窮捨此無以也必熟橅屢十遍可以入手耳恨無五段殘石本與之對證也餘姑不備

寶字筆隨神放無所遮得深所珮服第古人收放之妙每於獅子頻申亦有一段圓定處下筆運腕無令全放無令全收此細心明眼人三致意處不徒書道卽然凡百事爲無不皆然望於令豈止一書道已哉因書推類進於大耳

簷陰如染午風燥甚切擬一抑病墨沈渰不華際承惠狀如晨鍾警發日間令體侍晏葆重頂邇頂邇弟無形證之可喻神思甚不清利且憐且憫盛墨可想其日透一關知還華壽兩扇其奇崫直入焦山門徑是豈凡承家鉛可能甚庸珮詠青卷並此璧還前來馮楊書畫扇扇亦呈完其中馮書東扇一詩甚愛之姑暫再留幾日竟即還之耳梅幢亦足致佳何不裝池作橫披耶桐庵記文幸使崔君另錄一通隨示之也樂交印更從原石看之果是佳品素亭是賈君而作荷花生日者也得此墨緣甚奇甚奇筆膠頗固自

昨試之較前製更佳士人匠手實不同耶今此所書
即其筆耳餘姑不備
日昨枉展尙襲淸芬今日又是熱輪轉空樓外輕雷
似是宅天之雨望望烏雲同一夬注卽伏承令晏甚
慰願言鳳硏荷此委示卽手試墨雖不能贅釜塗蠟
如西洞靑華亦佳品也石德比之藍產有勝處微似
拒墨頗有潑墨之妙第當小試數日呈璧矣製硯爲
何人耶大非俗品耳適有忙艱
荒寒寂寞之濱有誰溫存不有婆心何以得拚芝覿
几榻作三日香也歸駕太覺逼夕可能及城而漏未

下否耿耿如結經時不已即承惠狀始審恁時令侍
候吉旋福晏甚慰此心弟江寒歲除百緒惱亂無所
底泊佳箋名糕荷此另餉昔日風味得霑餘馥剩膏
珮謝之餘實不禁俯仰感慨惟祝令禧增釆舉筆大
吉留不備

北來以後何處不魂銷也於令偏切者顧此像季澆
漓之時故家鳳毛後來麟角所以期望之厚不與時
人同亦以藉令而娛此晚境稍得慰沃寂寞枯槁庶
可不負平生積忤神明流離狼貝與令別而又到千
里塞外每於樺皮屋底夜臥懺非海水汨汨天風淚

淚回念江樓把臂此樂難再是境果奢耶是願果濫
耶是窮人所不敢領受適足爲鬼笑揶揄耶忽此環
兩遠辱其隣之夫無過而問焉而有此勇猛精進火
中之湧現蓮花不啻過也麗徑謦咳又何足道哉信
后經時塞雪一丈歲且云暮邇惟令動定綏福奉萱
蔭之慈輥申竹報之平安百宜隨順無一委曲相耿
禱無窮累人來時之百艱千苦阻二十八大水費一
月程而抵此如非 王靈何以支拄殘軀間又疸巢
作一金色身自分必死不知何緣廻轉舊時容稍得
褪黃餘氣尚多神不接續壓此恅草具謝而已諒鑑

諒鑑不宣

昨書薄曛忽卒奉謝經旹悚恧番風餘寒令體侍護增祉邇祝二扇待諦奉覽校之前作非徒增進一格有由放逐約之妙甚可喜耳瘞鶴銘有露其節角處又有收斂鋒鍔處千變萬化不可方物想於令書旨趣必近第於是熟看熟習又有更長一格未知何如覃聯當暫留翫追卽璧完耳不備

枕底聞梧桐瀟滴與野懽村欣同聲夬好過境之碾窣火輪又在何處間承令翰沈淹床茲無以自力於硯墨稽謝如此倘或諒恕邇惟凉緜令體萬重詹祝

弟病暴瀉如桶脫不可禁當眞元大斂壓能支一線緜緜不知又何以回蘇也昨今數日稍稍作人事方君適來慰欵亦復强腕試畧干字草草不備

另示錦緘謹領不料此世亦有此事也是所謂承流布澤宣上恩化之一吉祥善事不止爲見在功德異日福田幽寃夫申彝常反正仁人君子神明宰官紬心所推將見一溯生靈仰拚棠蔭涵育於　堯讓舜熏之中讚誦感歎至若善地渠之生出於刀山劒樹者已爲非非想又何以再圖分外妄計爲也爲渠地不敢以過量者乘機更進㑥諒㑥諒

永和之春暮展壺觴望之如清都上界郇況野味無所寄託情之所鍾偏屬令兄郎伏承惠翰並寶墨諸本土銼襲牖可以破荒第想近日亦復池水盡黑腕力益强字體益古宛是六朝以前風氣鴨水以東無此作恨不與大江南北諸名流共此欣賞耳一年間進境若是非徒爲令一人贊誦可使末俗之浮華浪蕊囘淳返樸是豈小補也哉仍審遯者東叔吉旋覲慶彌康頂頌萬千弟昨寘今頑無一足稱仲季間蒙恩揀感皇無地仲忽又患痁是去臘餘祟老者筋力澌頓不自振甚悶甚惱餘伻促不備

村柳亦能抹金可謂黃金賤如土無論貴賤時節來
時畢竟如此飛騰綺麗之地不但偏有荒寒寂寞之
濱亦復普洽世人每於延暫之小差別不得圓攝輒
一波動而萬波隨是當隨喜自在不必與上下波盪
爲揚瞬棒喝之輩所呵弄新年之祝另要透此一關
可以事親可以延年令是解人必有所印可者年後
尙遲一展日者鱗羽參差又遲一復每於病枕翹思
不能忘情於令枯木冷灰亦果有不得消了不得磨
盡歟把毫悒悒而已即候一旺侍禧春亨更祝弟草
木殘齡恰盈七十惟百醜之畢露向人愧恧是業鏡

中善現耶惡現現耶來紙謹當如教奉以周旋耳爲具
謝轉申不泐

此研是端材研式又極古雅必名手所製非凡匠可
能仿佛者今已四百年之久近石近製之所未有研
面微凹陸放翁所云古研微凹聚墨多者實際語也
周瑛銘詞甚佳筆意深得鍾索古法可當一法書觀
不知何緣流轉東來入於雜手全不護視弟得此不
離身今爲令出之令是明眼有心人想印可耳

蒲觴汎緑榴火噴紅卽今來扇頭語也宛是現在節
物忽若此身致入於墨林詩境仍拜審地臘令侍動

靖上膺天祿百休滋至頂溯頂溯弟病頑如昔苦不知佳節艾虎粉團一任兒孫輩作用而已示扇字大佳如非他屬直欲豪斂恨不使馮沈諸公一賞亦可以證吾之不作面前語耳帖摹諸字一一閱過鶴銘得其二三稍欠結束然令之書每於不結束處見其佳好近人書皆工於結束令書之不俗專在不結束切不可以自少也鶴銘之神妙不測在不結束中有結束若漸入蔗境不結束而自結束人必有以令之疎緩爲口實而此皆鷦鷯之見耳餘恡草不宣

堯䣢舜鄰之世亦有棲心澹泊者今不可獨以令行

爲疑但動靜殊途醒醉異趣不能互攝各自紛紛最
是老者前路不遠特賴注存與之慰藉於窮山寂寞
之中者詹望靡及悵焉惚焉無所屬託去者之懷亦
必有個皇戀湊邇來病甚無由躬攀祖席一尺之緘
如是草草惟有濡雲流情峽樹寄夢萬望千萬葆愛
潘與慈禧潭眷勻吉都留不宣

年後聲聞甚渺雖戴斗之下無以加此積雪窮山萬
念如古廟香爐獨於令邊嫋嫋一絲依依縈繞即承
令存喜可知耳第辟宅棲屑不勝憧慮已就清淨新
正百祿隨喜自在舉筆大吉萱慶增禧以頌以祝弟

依舊石木轉益癡頑了無世諦一生趣耳春深日長可能有意於帽影鞭絲一展雅約耶不宣

歲元伏想侍禧益隆榮陞泰亨舉筆大吉諸事隨順詹誦詹誦月圓且弦尙遲一候不過二由延如天涯縣邈即承惠翰非徒新年顏面之爲一段可喜如睡夢覺如蓮花開餞迓之際疏瀹滯悶寧不快甚甚且寒甚皆前臘之所未有更惟令體綵吉曼相區區懸拱弟支拄殘縷又見年新此何人斯自顧亦醜呵凍署中不備

鴈天霜初又此菊節以若過境之虗餤不意謂今日

有是一凉卽從京信轉承緘素並墨華幾幅匪止大
慰已也聯行諸書無非驚心盪魄較之春間所見不
可但以一格進言古前心傳口授之妙悉現於行間
是由天機不由人力以宗乘家言夫入大人境矣是
豈可指導所能及者贊誦不已姑不宣

卽椷續荷第輒影漏聲之間特占清凉不似汗滴田
中日間令體隨喜清相亦能趁申委蛇仰念弟憂惱
不撤苦無展眉時且飲暑多於盂中食蝸殼契闊到
底悶悶研示不必慮凹盡意試之雖穿在令無所顧
惜然後弟亦放心於來硯耳壽世慈航是何等醫書

耶抑或近有製此藥賣之者耶幸更詳示之姑不備

風乾雨慵瓶中楊枝尙慳一滴野情日騷非細憂耳

卽承日間令體侍旺慰誦如水前貺小扁付之坐隅日對如畫中絪縕又此屛額之連示又如山陰道中應接不暇況珊瑚碧樹交柯聯枝謝家皆庭本無凡植但須益加培灌之力是深禱深禱弟病情添苦脚疼尤甚杖亦不能起轉無生趣奈何奈何眼花繚毫艱草不成字姑不宣

二升鍋內煮山川是回仙狡獪語不道一被其弄轉

卽伏承比熱卻煩怡悅更勝靑凉傘況擘窠大字足

以攉破熱輪可知令兄獨占清淨緣不與穢襍輩上
下甚善大扁三紙脫去東人雪庵頷體惡札凡大字
當如此書俗所稱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一語僞
託張長史瞽人眼目已近千年獨米南宮不爲此妄
所誑耳金字心經雖有澹雅處非書家也此仿淤泥
心經來亦有心入耳並此還璧弟困暑不能作阻胃
且洩老者何以支得耶餘不宣

春陰如墨直欲染人窓影眼暈無以開發忽伏承令
函恍若披雲又從以指青奚止病懷之頓爽藉諗辰
下令體侍晏晏福尤不任額誦萬千况又盛翰並賁

果有與前大異處如是精進來境實不可量也其占
地寬綽波撇疏朗另有一種風味如不自世諦中來
每見令書覺有形穢之愧不勝艶歎以水流花開之
機妙運以居楔土石自地築起之土神隨眞力不難
門徑堂奧之漸次梯進後來英秀寔有厚望必於吉
法書得其眞本者毋爲贗玉僞金所誤也扁摹甚佳
此筆甚得歐妙機鋒盡露昔人論歐以爲金剛努目
此筆有此勢盖其規度工力可與金生甲乙直可以
上溯北朝今見來示似有深加着眼處是不可爲淺
人道矣餘艱草不備

春陰稍開江柳江草日覺芊緜病枕懸思寔不在他卽承令函宛若鍼芥之應且審慿時動止侍晏耿祝示聯書緒幅有三日刮目之喜可想邇下鉛墨不輟池水盡黑不勝驚喜第其點撇漸入彀中古人所謂子敬泥筆最驗天骨兼以制筆復識人工者可以當之每見其虛淡一格非家火凡汞所得襲而取之也虞詩二頁且有六朝人風味此非有意摹學是閉門之造出門之合自然符契所以天骨人工之喻非對面漫稱也笠屐圖呈上姑不備

令之入峽纔已涉冬矣土銼牛炕果有勝於北巷冷

徑日得田家之樂否況今年之大椀飣餖處處皆是
可以白華潔供覃禧豐裕以至童僕鷄犬嬰嬰太平
另祝另祝但如弟者羆徑謦咳非有令存終年無欵
扉以是益知令之遠詹戀不及也不備
先諡誕宣慈甲載臨二慶駢臻雙賀齊騰顧此野外
非殊塗絕境全不承聞卽因來書始得覺知雖心灰
形枯都無世諦之交涉寧有如許事也俯仰心寒繼
以愧汗惶汗更惟令侍動靖榮歡百福仰溯另至弟
尚不死抛擲此年光此何人斯只欲無訛而已餘硯
氷不備

避風鍵戶深坐如蟄冬豈料昨日復有今日卽伏承
夜來令體省祉欣頌惠蓴宛是吳淞風味昨秋始從
上游人得喫四腮鱸今又此物之見餉殆使饞胃驚
醒至於多少不足計荷此厚注又無膚香積飯之擬
對也食簿之忽侈甚豈江邨老饕所可承當也窓昏
擧燭胡草不備

日昨令椷値小出不得卽謝且悚且懸荐圅又先之
老嬾不得不輸與少壯第謹審東馭吉旋令侍動靖
迓禧萬福額誦萬千弟一以頑痴了無佳趣種種憂
冗適足以磨折散漫硯石快入彀中耶東石中不易

遘者想當着意不待此言每因癖習不能放下耳

答申威堂 觀浩

畏塗窮塗非令之攞去俗曰出以古誼何能涉海欵存如是之摯重也顧此枯槁寔不知其何以得此於今之世也信後天風海寒更惟冬初令梱動靖曼衞多祉衰帶消受會無他惱耶種種詹祝海雲一縷若可以呼吸相注累狀至今殘喘之尚存無往非恩造瘴濕爲祟百病侵尋眼耳鼻舌無不作苦無醫無藥亦惟任之而已惠貺多儀認自另念中來何等感翹萬千餘在續候都留不備式

詩幅與隸楷諸頁求之今世能涉此境者幾人歟有
愧於金馬承明諸名公矣不覺歛衽回環洛誦皆有
妄評於原本一一照存拙隸眼病臂疼且萬念俱灰
何暇及此以令之勤意難孤破除拙守强此仰塞不
覺形穢恐不足一粲矣古器欵識一函三冊間有一
閱底意玆以割愛奉[illegible][illegible]情閱過隨便投還如何鍾
鼎古欵是隸之所從出學隸不知此此是溯流忘源也
家儲若有分玩者又有可以分贈者今不可致也白
首濩落流遷到此如干金石佳品留贈無人寧不可
歎終當有屬之令者耳壽琴篇兎聯一具奉似亦覽

收許痂尙在郴中耶其人甚佳書法破除東人陋習
鴨水以東無此作矣幸託珠履之末深蒙厚庇非令
何以見知此人渠亦得其所矣草師亦南之名宿叢
林中不多有者今見詩論亦知其鏡鏡印合矣甚盛
甚盛

開歲七日朶雲遠墜怳如喜神來臨枯槁寂寞之地
不意有是回環披誦慰敵對榻第過境愆節似當即
和延禧百福伏惟春中令梱動靖益膺多祉裘帶整
暇旁及於麝煤鼠尾如舊年膚是詹祝非常品累狀
忽自元初無緣大痛支到今日復尋生路且頑且冥

甚於石木非徒船信之去來俱阻無以把毫一謝之
遲淹如是何以盡諒此苦也俯惠諸儀無非從另注
中來饞涎病胃賴以爲鎮窮塗感切何止百朋自今
月初始得扶頭於枕茲上亦能轉腕作字如此茲因
姜校之行畧申數字且留另具姑不備式統希令照
亮

别椷千百言盡情披露若是嚮注自顧非淺雖盛壯
腦滿之時不足以抵此又何足以應此況今白首無
成瘴海流轉寸知銖識零丁無一存槎牙肝肺令人
可笑第令之天分極厚加之勇猛精進天宮鬼府何

往而礙今以隸字見之有一超直入底氣像每人於門徑模影掠光不能透頂徹底門徑不誤如鴻毛順風沛然莫禦耳詩道之漁洋竹坨門徑不誤漁洋純以天行如天衣無縫如華嚴樓閣一指彈開難以摸捉竹坨人力精到攀緣梯接雖泰山頂上可進一步須以竹坨爲主參之以漁洋色香聲味圓全無虧缺至如牧齋魄力特大然終不免天魔外道其最不可看專從漁洋竹坨下手爲妙下此又有查初白是兩家後門徑最不誤者也由是三家進以元遺山虞道園溯洄於東坡山谷爲入杜準則可謂功成願滿見

佛無怍矣外此旁通諸家左右逢原在其心力眼力
並到處如鏡鏡相照印印相合不爲魔境所誤也覃
集果難讀經藝文章金石書畫打成一團非淺人所
得易解然細心讀過線路脈絡燦然具見特世人不
以用心外䑛沒味不知諫果之回甘蔗境之轉佳耳
以鄙見閱乾隆以來諸名家項背相連未有如錢擇
石與覃溪者蔣鈴山可得相捋而如袁隨園輩不足
比擬矣況其下此者乎不佞曾從覃詩之人人易解
者仿摘句圖例拈錄近百句當一爲之奉覽也
金石源流彙輯果有成書如歐陽公集古錄洪盤州

隸釋等書不可不讀又如王蘭泉錢辛楣諸書覃溪
所輯尤精核金石一學自有一門戶東人皆不知有
此如近篆隸諸家但就其原本謄過一通而何嘗有
考究於羽翼經史與分隸同異偏旁流變者也漢隸
字原固好所收爲三百九碑之多較今日現存漢碑
三十餘種雖謂之淵海可也板本一例寫去禮器孔
和與羊竇戚伯無異是何以辨證耶婁氏原本必不
如此轉轉翻訛遂不可識本來面目矣顧南原隸辨
一書反有勝於是者恨無由一使令一一渻定口證
也行篋甚貧此等可證者未得携來末由遠致殊爲

之咄咄凡屬在我者竟當有一皆奉覽矣
石庵書法亦如詩家之漁洋天分過人寔難橅擬且
未見其眞蹟只就其拓本閱過尤難下手其行墨與
他大異深得坡公墨法其停墨處至有突起如黍珠
痕坡公墨卽如此東人雖行筆而不知行墨心眼何
以及此耶槩其書專從坡公來自闢一門淸以後書
家有若何義門姜西溟汪退谷陳香泉諸人磊落相
望石庵書當爲巨擘有過之者董玄宰以後一人如
欲學得先於坡書求之爲妙且見其眞蹟然後亦可
議到矣第見令之書法若從張得天入手氣味甚近

張是乾隆初人而其書專從董脫化可與石庵並驅
乾隆之論張書直以右軍擬之中國頗多行墨拓本
流傳甚多鄙藏亦有真蹟一卷爲一友人取去今無
可問矣張名照謚文敏與董同謚耳盛什器有妄加
評點哂存是望隸帖有出藍之喜便覺形穢矣每於
筆起筆收處十分着力着神切勿放過如何原紙別
無另可呈評者諒存二卷及十紙謹當更圖寫呈一
卷及二紙先此書完又舊留二紙並此同呈其餘病
腕無以强之追當於神氣小勝時再量耳
漢泉尺一介是舊製而題欵皆拙作也以此考定金

石長短書厨之所必需者玆以舉呈覽收如何若使
鐵鑄更好鑄成如得加鑄一本以惠亦佳耳
所用筆枝無論剛柔隨有用之別無專嗜玆一枝小
毫送覽此製極佳選毫更精無一倒毫惡尖幸須依
此多製自用亦以若干枝派及是望苞領際此即圖
如何寺僧輩易於晼晩差過耳孔碑臨本兩紙佳好
但少勁古底意大槩韓勅碑極難臨此是七八所作
非一手書也此碑爲隷家正法然初學當從蜀道諸
刻北海相碑先爲下手然後不爲俗體所誤耳
清愛堂筆一枝又玆寄呈此是石庵舊製曾得數三

枝巨細剛柔無不如意鄙作隷楷專用此筆以一枝用之二十年不敗割愛擧似非令斷不出須領此苦心寶用是祝是祝或有坊間仿製皆贗毫非出於石庵家中者也石庵令孫與鄙有金石交好貪緣得之耳蓮師詩什字幅此世所罕覯不覺叫奇一以妄評奉還拙隷難强遷此病腕指此病眸塞此勸意覽收如何小帖二冊果粧治不佳書得一通而全不成樣故取他本補寫以送諒之來紙亦無以盡爲寫去留存畧干幅追當於眼眚少間時更圖計恕存爲望

答張兵使 寅植

聲塵甚邇雖未即地握歡悅若有依恃是窮塗人情之不得不已處豈料此地與令相遇即伏承惠書從審利涉大海新莅令政傒百吉晏衞區區慰誦曷任遠祝第平章海山妥帖魚龍壁壘變彩裘帶整暇一島復見陽春知有故家遺風即所以上答殊渥下揚前烈豈待此言之羅縷也累人抱寃茹痛九年於此至今支存石耶木耶穹壤茫茫此何人斯瘴嵐入髓百病侵凌嗽火衝發眼花如霧醫藥不及亦一任於蟲臂鼠肝耳奈何俯惠諸品仍出另注可使冷厨回暖食指之動中心之貺互相感應翹謝百千餘都留

續姑不備狀儀

一雨一風冉冉催春歸已覺綠肥紅瘦遠緒搖搖不自定前覆似卽青照更惟日來令篆動履一以晏福朱墨日就爛熟套中去件件入彀一鳥之如飢如渴者可使左元放之酒無少虧欠欺耿誦不能已累病每隨日候而消息眼花與火嗽一倍添苦固老態之常況於此境所撞着雖腸肥腦滿亦難抵得者耶自憐自憐餘在另具姑不備狀式

青草瘴過黃梅瘴起是處人家綠深門戶攬物感觸恨人覊士尤所先得卽惟佛辰且居令政候晏衞萬

重魚鼈漸有親人之喜手眼日習無生斁種種贍誦
不已累疴依舊沈頓木火之交益難消息不足爲人
說耳餘在另具委此恡草不備式
便回承惠復函如對榻破顔百里之遠有咫尺之勢
更問棟風令政候日晏萬重紛然來眼者安得不生
生但魚鼈非難化之物殊俗亦可以一變至道壽民
金丹將有回塗炭於袵席福星所耀何憂乎過刼之
欃槍也累痝忽自數日無緣添苦寔難措拄耳另械
謹悉此中可不更有辨明又此續具書牘之頻繁恐
有數疏之嫌偲切琢磋良金不讓百鍊美玉不辭千

磨幸毋以苦口之言作皺眉之觀耶且呵且呵不備
如非令書何以開此眼目長抵年鎮日所聞只雀噪
烏啼而已蝎來械素之相接所以有蓬徑謦咳之喜
仍審數天令篆候曼重仰慰多少某船已發一島之
快如紅毛船之遠去蜀道康莊將見須臾換境也尤
不勝耿誦累狀姑無勝相對人說病亦覺支離奈何
月例之惠出之令既與受無愧若固自有但使之徒
哺啜而已雖有酒食之貞吉能不爲則人賤之耶可
呵可呵藥稏之並及到底念注安得不篆感萬千餘
眼花比添艱草不成字姑不備狀

麥雨麥風又將轉而爲朱櫻綠蒲之天時節鼎鼎羇
緒搖搖攬物之感雖有苦樂之異境依斗之戀想亦
夢魂之同役辰惟令篆候晏福瘴嵐漸盛如此乖氣
會所經歷歟嘗聞統營最甚未見以瘴而避之者眼
中但有紅旗鬼刀不暇有瘴無非此心與之消息耳
心若不瘴安往而非清淨法界也九年習瘴與瘴爲
食與瘴爲眠視同白岳之朝嵐仁王之夕霞但老氣
朽殘拘攣之症煩惱動轉亦復任之耳適有些藉力
處委中如此統希亮存都留續不備狀式
匪意之書亦作匪意之慰昨日之雨耶今日之晴也

望晴之喜亦作匪意之喜更惟天中令政候益福溯
祝漂倭之惱便不足惱至於異船之訶察擊析之戒
固所警飭千里之外事亦何足爲此地之驚擾中國
之澳門天津之間有若花旗黃旗白旗單鷹雙鷹之
屬年年來往爲七八千艘東俗每不習夷情宜其少
見多怪耳好笑累病脚疼添苦可悶餘姑不備儀
或雨或晴皆瘴爲之主又與內地異者駁車雲尤惱
人即拜惠狀可以措青藉諗櫊辰令政候曼重仰慰
邊憂之溢目固一悶也雅歌投壺足以了之第聞鑄
三百彈丸於近窰云不覺噴飯令果眞有所動於心

者歟惟靜而鎮之爲上謀耳累病姑無勝相自憐悳
睍月以爲例飢者易爲食却之且不恭有何功德享
此無厭耶好呵餘不備狀
夜摩忉利未知如何此世果有無熱之天無蚊之地
歟熱雖甚蚊爲甚籌閣鈴堂亦頗蚊甚何況此蟹宕
蝸盧古之蚊能知禮今之蚊不知禮侵凌老者亦令
蚊不如古蚊歟邇惟令政候淸勝曼重願溯良多似
聞船入但有營信云不接北奇已久寔不勝紆菀且
聞旱甚有失農之慮亦屬憂悶如有破聾幸一試鄕
音是祝累狀苦無勝相眼病脚病一如又添阻胃百

辛千蓼去益無以抵得耳適因李君之去有此暫申
李是此行入海初初遇之人而于今九年凡百巨瑣
皆與之關涉窮途之一善緣幸即延欵另借顏色如
何如何餘姑留不備狀式

此時之雨一滴千金懶龍亦作世間慳施之薄習歟
辰巳反晴田家五行抑又不驗歟四隣耒耜爲之惘
然想梅閤之憂不撤伏承惠書謹諗夏杪令篆候曼
重仰慰多少累狀一如舊苦頃因俯示始知平洞姊
丈噩報姊㛌纔訖又此訃至舊慟新悲無以底定家
信若是渺渺尤不勝紆菀紆菀惠饋珍儀認從厚注

隨境另至泐謝若其賤睟舉揚能不太過耶令亦有
蓬之心耳且呵且有瞿瞿于中餘在續具姑不備狀
追覆者書在雨前爲雨阻今才付似矣一雨再洽大
慰農渴棠憂亦可紓也都在日間續告而扁紙已來
扁事歸正然後亦可筆矣幸諒裁如何但此拙劣重
之畏約恐難副於盛文是爲赧汗且無大筆之携來
者或於那中有借得之道耶曾見有倭毫之在於貴
府吏屬處者耳

一雨而喜時吉神臨門厭處惡客壓座世情幻現便
復如是雨本無心人自作惱好覺一笑瘴氣挾雨日

熾如無道之悍秦勁楚弱國兵車無以抵得未知帷中勝籌可能談笑而却之歟重爲之呵呵頊承盛復洒在此報之先認自另注感愧並湊再惟逼庚潦熱令篆動靖日衞凊相不似此困頓於餤山火海但思架壑青松層氷赤脚歟不勝詹誦萬千累痾閒添五六日大痛洞泄如倒决瀑泉不可禁當老氣脫落緜緜如絲塵能煖觸而已萬無以握管所以遲謝之拖至今日匪敢慢也亦非阻雨也想未盡諒見狀之如是尤庯汙仄枕底精神少得收囘强中數字爲補前缺且留續具幸一一覽存姑不備謝

永思二字儘好盛藁畧加修潤可以入式何以沒人之美而另製他文爲也今從盛藁畧有刪動未知印可耶詳覽教之爲好爲好大筆其間何以如是壞損耶恐難試墨他無可得姑且留之耳扁字以此病狀數日間萬無以試腕能事不在相促迫耳幸少緩恕如何贊猷軒三字未知何處額號而二字名義亦可聞耶以外面看之似未得雅馴矣扁樣大小更爲裁定示及如何如何此又無紙亦不得不討來耳且呵且呵祠記謹閱一過果極好好且有一二可以貢愚點定處今無以立仟草草謹當於數日間更爲詳細

奉報矣此祠之初揭扁號也鄙亦聞甚駭異豈料令之卓見與之符契也亟改之爲當矣愚見又有一義慕賢之慕字亦稍過矣若以慕字則雖櫺林亦可以屬題是不過賢太守耳碑亦稱去思至於慕之一字不可遽稱矣更商如何此等處百世之議不可不顧矣

海颶三日無法橫肆轉世風輪與之交悟但於島姑無損稼爲大幸卽伏承令翰續存謹審溽暑篆餘動靖曼衞殤慾亦隨以清勝不任欣誦之私累瘧如昨沈緜老氣一墜猝難升起自憐堂領之又此不疑改

定舍已從人之盛納汚虛受之美固不可與小腹淺
量之末俗拗執者同日語偶此一二過去言未足以
塞其意是可愧耳餘在另具姑不備儀
數日晴好令人肺膈欲開但逼庚瘴熱無計銷破如
避暑隋宮凌歊宋臺都非凡下所可擬思者藕孔日
月鍼頭世界一點風不入惟以老子靜勝而勝之亦
拙矣即伏承惠椷藉審金流石鑠攝餘令體煩以蕩
損違和不勝貢慮萬萬若係滲槃無如莎根汁或濃
煎熏洗之大妙果試之否耿耿不已累痾多日洞洩
之餘元氣無以收拾屢屢如一髮耳月惡每承繼存

寔感注若固自有反復癡絕且呵且呵餘姑不備
記文之改定似當然矣其中又有不得不畧干字删
動處然後句法與敘事體格不爲冗長耳必删無爲
全文之玷乃佳上樑文亦令之屬藁耶不獨今日䡖
鈐之不易有雖詞垣善手何以加此設或有未盡合
於潘陸徐庾舊格東人駢體自壬辰以後忽變以爲
宋元後風氣遂爲一功令之雄此近今之所不免而
雖文苑大手筆擧皆如是矣大抵我國之壬辰不知
是何等百六大運而上自　朝家典章至於閭巷風
俗無不大變至今未復舊文章書畫之小道亦皆從

以還謝竟未有挽回如　明宣以上渢渢大雅之風
不可得見常所嘆惜今因來文漫及如此耳此間邑
誌中有蓮籌軒序大篇文字是東人四六之大者見
之古法尚存耳或已覽過耶幸爲我錄出一通惠之
如何精寫無誤方可讀耳
贊猷軒頗百爾思之此中堂閣扁題終不襯當或疑
內地所轉求拙筆而未能明的項書有奉質矣今見
來示還覺一笑贊猷二字若揭之於議政府大臣廳
事爲當又或備局諸宰所居則或合之是豈海島一
小吏休憩之地所可署扁者耶假使今作一記文而

謂之曰通判之職是贊猷者也云爾則當乎否乎此所以前書以不雅馴爲言今又以不襯當重爲之縷縷者此耳俗諺有一大可笑者墓直家祭祝用大匡輔國階號者近之矣通判是治經生但誦之不嫺習文義有此謬誤何不改正而任之耶此固一小事而不可忽者也仁政兩字通上下皆可用之而至於單拈而揭號則是於　法殿爲襯當爲雅馴而若於監兵營澄清閣運籌軒揭此兩字則襯當乎雅馴乎是不可敢題又不可妄題者耳愚見則亟改之爲當而如改之則以左演閣揭定似好左演之義卽演武亭

之旁附一閤而左是古佐字叅佐演武之義也未知如何上樑文中只改贊猷軒三字爲左演閣則亦無所妨於原文之已完後矣上樑文末句中八千里字在中國則可而在我則亦恐不合八字改以二字亦恐無妨矣未知如何如何扁書稍俟神氣可書前書亦有云而今又更申暫緩無迫是企是企贊猷亦改定然後可以並書奉副隨便量裁再教之

瘴雨瘴風瘴熱入秋更甚挨過若干日可以夬入於清涼世界屈指西風攬當回甘蔗漸向佳清簟疎簾亦作此趣歟即惟秋初令動止篆晏百吉仰溯近閭

課士甚勤以至官僮輩亦能作文書學競病詩甚善甚善人才各有天分初無界於南北特無明眼人開導之耳果有慧識超異者否此中大病在安於小不欲向泰山頂上再進一步每咄咄不已走之初來也頗示之以九經之色說之以文選之理皆惝怳不入如蚊嘴鐵壁或有來問者是史要聚選不爾則某題之頭項當作如何蓋其平日見聞不出此三家村都都平丈耳若有處官師之尊以大力量順風一呼齊變魯變恐似不難聞令此舉拭目而待之累病當此極暑有添無減且家信稍阻渺渺北望而已餘不備

白露之過而老熱尚復如此初凉如地底之潛陽不知幾時枕簟邀凉團扇辭勞卽伏承惠狀謹審間者令篆候頗有愆節不勝仰慮今屬過境而似許乖令人安得不病耶貢念更至累亦阻胃不開眼花益添臂疼尤劇秋風之蘇獨不到憔悴坎廩之地耶良苦良苦家信果得見於稍阻之餘少慰病懷耳月惠又此另注如潮信之不差盛意良厚自顧面皮之重亦足一哂矣敎事謹此裁得一書同付家椷盛陳此中不得已之事情未知究竟如何耶報草亦爲並送於書中不另還諒之餘留不備

老熱尚强新凉稚甚雨事且慳即惟恁時令篆動靖
益復勝相區區溯祝累狀一以阻胃又添眼花尋常
書卷之消悶者亦不能如舊鎮日罨烏晶而坐頓沒
意想到底是苦業之未了耶奈何頊付家械或已發
送而有些順便而自營者不能不耿耿耳另片覽垂
諒存是仰是仰餘姑留不備狀
風緊雲繁詹思搖漾不定即伏承惠書仍審節過趨
糕令體調愼亦漸旺勝何等傾慰世所稱吉祥善事
在天和風甘雨在地庶草蕃蕪在人令聞令譽向來
明月之事一鳥欣欣相告令聞無窮雖八萬四千吉

祥何以多乎哉爲之加額直欲向令撫背也還分事
之際此湊成又若不偶然矣喜誦寔不已累病間又
痰滯添頓十數日大疼尙此阻胃不喫神氣全不收
拾悶然月惠充塞冷厨去益鎸感鎸感另教謹領家
書玆以改塗再呈幸卽付之速便望望耳餘不備
鼻頭出火耳後生風是古人田里行獵時豪擧令作
貴人車中新婦之態能無欝欝卧想風毛雨血雖此
沈呻之中更覺神揚卽伏承惠書委存並前函慰荷
重重如復剪燭對尊仍審令篆候連護萬重耿祝累
病忽此十分危惡數三日之內直灌以獨蔘數斤之

多見狀可以想像于今八九日惟一兩蔭爲主日試
數次終未快得顯效日昨又以眩暈之症一重添[illegible]
到此地不知何以爲好四顧無親惟兩三學童左右
扶將此何境也似當於如此窮途隨處曲念一切事
不得不奉累於令幸先諒之幕客中試送一人俾盡
書中未盡之意千萬更望鹿肉與兩雉荷此另念感
切餘神不接續艱此倩草不備

海天霜氣本自遲遲節是肇東一以煖解紅葉黃林
宛然好春光景伏惟令篆候對序益衞舊慎退聽百
體貞吉巡部已定原隰之勞殊庸奉念十年顏面行

將展歡而是屈指稍慰病懷之無聊耳累病迄此淹
久頑痰强於秦楚胃道終不利人皆乘秋清旺而獨
此坎窞之不得消息耶間過阿仲周甲千里參商情
緒之不定又是病外一境自憐另具覽裁姑不備例
纔有寄候旋承惠書鍼芥之應若不偶爾第謹審西
風廻暖令體夙愼終遲夬晏貢念實多如復鬯神疏
欝於原隰之間安知不霍然如頭風檄廣陵濤也累
痾奄奄於蟹湯中無可發處是切悶然家信有間無
聲方此苦企而坐尤爲紆菀俯惠新釀九年來初味
病胃少得喚惺可抵白鹿潭中靈液神膏矣至於佳

看之並投喜出望外未知白衣鐮下亦有是否好呵

前報勿以尋常過去看必圖所以另着如何都留不

備式

年華駸駸已及臘尾海上覊緒雖有榮悴之不同依

斗戀華想亦共趣病枕搖颺如風旌不定即伏承令

函謹審雪慳風恬篆候曼重仰慰第種種煩惱只是

處受而大耐若與之隨境波蕩徒亂一片少無利益

即亦君子之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之義耳未知何居

累以若罪釁山積垢穢泥塗無望於此世忽蒙　天

鑑之宥照高穹厚壤　隆恩盛渥報答無所惟感淚

之汪汪被面以已以若病狀少須臾支到今日無處
非天既耳見病今將五十日而日喫六兩蔘二椀侑
待人而臥起不能夬嚼煮飯頹景之不易回乃如是
耶月惠又及舊謝新感重疊堆垜以病筆之枯無以
展蘦耳腕力横走不得更拖姑不宣
曆頭只餘一日臥念同是洛陽惟令而已若將把彼
棠陰悄然寄情忽接栗里白衣花溪青雲遠存於沈
吟寂寞之中其有㸌鐵之感應耶仍審少除令篆候
曼祉恰慰多少累送歲甚慣如送尋常日月今幸仰
託 恩光兒子亦復來洽不異家室到底是 聖澤

攸及坡公之海南萬里依然一中原氣象但病狀今
已六七十日待人而起又不能大嚼老顏光景乃如
是耶歲饋諸品月儀旣盛格外之嘉惠不自意如是
摯周也餘祈餞迓大吉指日高升留不備

青陽入律萬品回新想惟椒盤延嘏梅萼呈瑞年豐
民樂魚龍同慶福曜增輝已兆一元之初以誦以賀
日昨關便書惠經歲休紙尙作新年喜歡回伻不帶
答而徑去似當起訝亦訟不敏繼又承拜覆函慰洽
轉至開歲四日令倈一向曼祉百度貞吉詹祝多少
曷任鄙私賤恙別無甚勝於舊臘强起料理歸裝始

擬於初五進向那中又致曉晩六日從下路去一宿
於明月而與令相會矣但老病十年坐關之餘雖竿
木自用其能躡雲抗月無礙耶一笑都留握展不備

答人

連接手械甚慰又此春盡緑陰日厚客履復何如念
切第行事有退轉之意固知浮雲無蔕雖爲之把定
中間事狀掩耳欲走亦無可以說向君前去至如兒
行之件與不件又無庸牽礙雖百擬便無利益但以
君論之今日之倚閭非昨日之倚閭歟殊不可解也
倚閭非禪販底物事亦一乖甚錦城雖云樂不如早

還家在君量裁非人所可勸沮耳旣非爲此留連百里前頭又何必往來不憚煩耶餘不宣

接到手椷甚慰邇安本草玆寄付此島以還三姓以來初有之鴻寶可以事親可以濟人可以延年圖所以永葆藏秘嘉惠無窮將何以酬此區區之苦心也人豈有不仁者不忍人者亦必有反此苦心庶不至於巧偸豪奪君亦賴是而萬力千氣如北宮黝之無嚴如孟施舍之守約恃以無恐挾泰山以超北海人或能之挾此書以超此海人不可能矣然大力鬼之官府最無道最可愼思患而豫防之亦大易旣濟之

義耳不具

每不能投轄匿屐又不能並刀夬剪牽纏輒作別後苦境軟腸不武還可笑也卽從尹生之來承珍重緘少慰且審起居吉旋晏勝詹誦曷已累病一以叫囈適因家信之到手稍開病懷稧帖與碎金帖果皆東刻全不近似以此爲山陰眞影河南秘諦寧不悶歎黃庭經尤令人噴筍飄飄有仙氣者何處覓出來耶是東刻之最劣下魔趣者耳餘姑不宣

生公說法泉石點頭此中之石其無佛性歟特說法不如生公耳自遇左右有印合之喜是又寒山一流

此中之人固當愛惜左右非徒不知愛惜從以抹摋之此所以阮途之窮而直令人寒心五指用力之難寔如來喻每事驟聞似易臨局輒齟齬不入何止一書法而已也是不教鍊之民猝然驅入於風雲鳥蛇之中其能合彀歟摘句圖竊擬面交至今留侯霞卷亦欲對商一過而奉璧姑且遲遲未知何間欲一存耶今則似無罣礙第圖之順候文佳不戩

連承惠畢形阻神近且審春殿動履日綏曷任傾企累狀依舊憔顇無足煩另示關注如是鄭重不勝感切但聲聞之過君子所耻是自反而忸怩處左右之

於異日相見卽又責有於虛無不覺其哦然一笑餘
腕痛不得强毫統惟亮存姑不宣

別後照顧聚首之不易益覺惘然卽承珍椷喜慰可
續前緣仍審至後暖寒相錯動履文晏曷任懸誦萬
千此狀與左右在時無增無減一味吟嘯而已兩種
書荷此穊示窮荒寂寞之濱不易有之墨緣翹感翹
感球筆海外人烟亦添異聞書法固佳在松雪門庭
至如率更得之於驪黃之外不必以色相求之矣姑
且暫留追當奉璧耳餘姑不宣

政對水仙甚思佳士卽承珍函若有神會況審雪寒

文履增重仰慰古竹果是奇珍不有厚貺何以得之
拙書一紙玆以寄去莞收勿却蘆儷固是佳作終是
功令習氣未能擺除此事亦不易也許癡畫趣轉入
指頭一境甚可奇喜恨不得早見其弄墨此君畫品
今世所罕須多得之如何餘姑不宣

亦雨亦熱是年常每如初經麥塲柳巷無非熱界褦
襶襏襫總是熱屬寒門戴斗之地乃復如此日下天
南昔日所習熟語氷便惑吹日見怪又何以銷受也
樂民至樂之間果足清凉且無蠅否復函纔及耑牘
又存可抵冷犀凉珠霖意頗惱令動履更如何遠湖

無窮累狀日在蠅窠中消息且此中屋制只是赤日
南榮無有清風北窓扇疲拂勞而已自憐自憐柳君
之歸中謝不宣

再昨有先諱往宗家雨未歸來昨晚始歸惠書留辱
且驚且悵朝將開謝赤脚衝泥荐存極訟不敏第湫
濕轉甚憂冗不霽多惱神用良可念也篆幀及碑圖
並原本謹領而碑圖爲弟省却一勞感訟無已細當
更證篆幀果是佳品字法近於碧落文要非俗筆當
懸之潛玩耳頃敎石經論語之意抑相通是古訓也
承此俯叩欣喜無比若不兄有時發之胷中之字其

將爲智井之無綆矣蒸成菌矣朽化蝶矣詩所云抑此皇父則覃詩已引之而韓詩云抑意也如大戴禮荀子多作意用不特與意字之相通與噫字相通不特與噫字相通又與懿字相通詩抑篇韓詩外傳又作懿韋昭云懿讀曰抑如此之類不可以一一枚擧矣鍪藏碑果是弘福字體非集字如麟角碑矣金陸珍是新羅末葉之人而碑之年代今不可考矣鄭隷終未得可怪教弟補書則謝不敢耳適又得葉東卿隷字一幅玆以寄上亦頗可觀瞥之對聯稍遜聯是其得意者耶吾輩有先入而然耶未可知也第覽正

如何不宣

答李知樞尙迪

今日猶昨日如何今年異於昨年年年無異而人自異歟波匿之皺自誰與禁當年後之寒又甚是老人哀薄不能抵當歟舊丙辰之寒亦於今丙辰杓輪尋跡義薄踵例歟邇禧新函渾況同吉燕信已到季報想太平遠懸更切切賤恙苦無迎新之勝依舊疏厲之苦自顧影亦醜耳强腕呵凍留續不宣

生入玉門亦可以與左右相見矣寒甚即禧閒季方赴燕云自前日所託者吳仲倫名德旋文集可能代求

耶問之於潘家舊屐似無不知之如王鴻在都尤易
易矣試力圖之趙振祚消息可通耶白首無聞庶或
藉此冀有一遇萬念如灰何暇及此進脩及時之至
願無由截斷如是斤斤不宣
東歸可謂懸厓撒手而豈料拖泥帶水未知究竟何
居能無深重想切皇霣雪天寒戒動靖晏勝區區勞
念又非他時比此狀尚謂之存於世耶非耶自顧亦
尨鈍人之目以爲何稚蘅所囑不可孤未知方向竊
擬隨左右指端摽月尚遲一面使星似已動矣何以
方便耶第此奉叩間或作退行耶並中不宣

赤道平而始覺春意藹如開戸視之村柳搖搖清冠兩峽間山氣亦不與老人觸忤番風陳陳起居麻虔甚念甚念季方間果吉旋湯顧兩圓能使老眼金篦垂死之年得逢朝聞之願耶邇來心燥更甚可憐可憐適得南茗又此分味與前品更勝季槖中能携此等來耶季書想有可聞未知果如何得甚的確耶幸有以破蹟河清依舊南商無礙而黃河南北其血玄黃此又何也全蜀已非北有云然否姑留

答洪生顯普

海角天涯十載懸懸豈三宿可能了但於萍地並與

尊帥府園暢雖一石電亦若不偶来塩凌雑得此喜
歡緣可以擧揚也卽又良書遠存可續客路餘緣佛
日已過綠陰日肥藉諗別後佐履曼重陪巡吉旋甚
慰願言爲日稍久種種生受漸入熟地奉念賤狀歸
伏故山惟是歌詠　聖澤而已至如華表之感隨境
觸發又非言語文字所能及寸寸前來水陸餘憊無
以振頹到底衰相可悶丸種殆是千里鴻毛非比尋
常遠謝曷已姑留不宣
窮歲默坐如猿對茶椀鳥棲禪龕照用全泯忽承手
緘投存覺有色變又如野鴈見人情之所牽亦復老

石點頭然坡公之頌尙云致有敬耳起心則那盖深
有戒於應眞之一重公案試以此轉陳於棠府下一
轉語亦佳近臘一寒奇甚江干之氷柱雪車更覺逼
肌雖煖玉煖犀恐無以禁當況紙窓竹榻到底荒寒
者耶更惟此際能復借煖於氍毹之下起居益勝念
切賤狀一無可稱閒在江上結臘只是宿痾侵凌而
已惠寄諸品良感注存眼花艱草隨喜增吉不宣

鳳題未乾鯉書旋到昔咄今欣仍審梅天多雨蓮履
吉旋曼好慰澣曷已主帥愼度近果差安耿耿懸覩
寔出尋常賤狀頑鈍如石間得辦一屋子於三湖在

鄉諸眷可以合聚非不爲幸此皆白板處撒手生地
上立脚直以須彌納芥耳還覺一笑節箑荷此另存
荒江之曲窮山之間可以徧震矣翹謝翹謝書本之
留存者豈或忘之見以撥惱鼻眼顚倒當少俟眼定
卽有以奉副耳禮書綱目四函詞律二函並此奉稨
查收如何詞律是專爲平仄考正各體至於詞格之
正宗旁門又不可以此爲準商畧看爲妙
其去也如風聲聞未及其來也如電光影不屬是不
可以聲色見聞求者耶卽因一山僧始知蓮馭入都
是法諦有勝於俗諦耶卽惟佐履春禧𣉻茂諸多百

順利市三倍蓮輪一轉湖嶺無遮風味何居爲之另溯七十醜狀去益顯千對人愧怖而已頃以月精事因劉君轉及合心齊力善圖方便果聞之耶畧具另片

答金生奭準

枕簟邀涼起居輕安村野如此況日下也政欲與君輩乘此水落石出之初輕舉遠遊吐納山川灝爽之氣世諦牽繞只是神飛耳卽書慰切梁卷瞿硯領到紙張並吳囑收之所示金石是何等金石耶茫然不記至於青觀又是何等奇觀沒頭沒尾無以把捉意

君輩以此藏必有奇觀搜幽括秘欲於獰龍頷下摘
珠狂象口中拔牙而此又珠耳牙耳各有其名物今
乃無名可稱無物可象混頓帝江之更甚一格者何
以拈來也是與奔天而無所主攝入海而混瀁莫測
問天而要一物問海而要一物天將以星辰拈取而
應之耶將以日月拈取而應之耶海又以鯨鯤應之
耶又以珊瑚木難應之耶天翁海若亦恐莫之摸捉
可呵呵呵鼻烟壺是亡友舊物也如或借翻流落是
負亡友付囑之意耳諒之諒之小硯近日吾甚艱於
此眼前見用不過借人者而已亦諒之

君之來如盈君之去如虛其去來果有通於盈虛之
妙耶君每以未及讀易爲憾而其行履動靜自在於
大易消息之中此所以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去後消
息果復何如看何等書臨摹何等法墨與何等人相
見何等啜茗何等燒香何等評畫又何等飮食風雨
凄然山川緜邈青燈一穗照人不寐於此間寤言何
等夢醒何等何等思想亦有及於青冠山中對榻聯
枕臥數鷄鳴時耶此皆消息中玩幾探賾處凡情俗
諦皆尋常過漫閒去八角槃上陶輪界內冷拈濃抹
已耳賤狀如君在時毫無一寸長草木殘年去益顚

干種種醜態人當吐之雖如君嗜痂恐難與之修飾
之也顧影亦笑句間再期且須牢記都留不泐
間者或往山寺或往江亭不覺楝花風已到矣必是
忽忽如是阻斷卽見手緘以阻餘故尤不勝欣開第
兼信之稍闊可念何當涉海耶遠念層層十聯適有
研緣對伻夬揮老者事無以如是忽易是以君之故
耶吾亦不自料人之見也以此爲老者酬應不難亦
可笑也另紙張皇意甚可尙有此精進之心何憂於
泰山頂上也小學是平生讀不盡者唐人書門徑不
誤以是爲準的固好但來意每有所激而不能自安

於自已功夫者然人之東之西吾不必計較只於自已本分上細着眼猛着力可耳至於漁洋隨園玄宰石庵又不必別立界限如能學透此四人者亦多乎爾今以人之不能善學反咎於本地風光又大不然耳只須反躬回光毋向他家算金算沙爲可小帖小軸徐當圖之石農轉囑如此漫汗其能就耶第當爲君面一試之未知果如何也吳君東歸有甚可聞可見耶野外無緣破瓆可歎皇甫碑尚未覓還留俟也伻歸甚忙草草不泐

至日已過想朱門傳柑矣野人只是豆粥涴屏而已

風味殊絕亦復一趣山寺歸後信息兩阻渺若天涯
非徒江氷截路也邇來又作何等消遣法茶熟香溫
足以煗寒墨金社中淺斟羔兒亦有念及於白屋吒
吒中否此中無足爲外人道也研濤欲氷不凘
東人羅代書可與中國併稱皆專習歐法自入　本
朝謂之晉體者出面目大異不知晉體者竟是李後
主所寫筆陣圖認以棐几眞本安得不大異也余家
舊藏董書唐人七律者東來爲近二百年與世行者
大異若較綠意所收兵符帖不得不讓與一頭董書
難如是耳董書專從褚法入手顏平原亦學褚得其

神髓者故董書於顏書尤近又以篆籀氣入之有蒼雅勁險意今但以爲姸麗者皆作贋者不知此而妄作其形貌世人專無鑑別認贋爲眞遂以姸麗目之張得天平生所習爲董跡纔能十得其二三而已若其從空直下直叅神聖處非人力可能也別具天人心手可以彷彿耳如吾東書最稱石峰而石峰筆力較董郎一羽之輕世孰有知此者哉往扣於大江南北當有印可之者今所仿臨者頗有深入處不作世俗習董之贋本只一脂粉態者甚可喜也

圓嶠筆訣云吾東麗末來皆偃筆書畫之上與左毫

銳所抹故墨濃而滑下與右毫腰所經故淡而澀畫皆偏枯不完其言似剖細析微而最不成說上但有左而無右下但有右而無左欵毫銳所抹不及於下毫腰所經不及於上欵濃淡滑澀是在用筆之法不可責之於用筆之直與偃也書家有筆法又有墨法今書訣之內無一影響於墨法者不論墨法但論筆法且論筆法而不分於墨與筆囫圇說去無所區別不知爲何者是筆何者是墨是可成說且如伸筆下之利刀横側者恐又不成說若令伸毫如利刀横側當另製一種筆如畫師匾筆糊匠糊箒樣子然後可

以中法如今通行之棗心筆無以下手矣其又云堅筞筆者是古今書家所未聞之訣也至於筆先手後者尤大不可以示後者也書家所先在於懸腕懸臂乃至一身之盡力而送之筆旣先矣何庸更藉乎手與身耶先後矛盾自亂其例轉沒巴鼻寧不可歎若救偃筆之病無如直筆外此紛紜之說皆沒着落耳直筆之要又在撥鐙懸腕不從此兩法雖直筆皆非也嶠書不能懸腕運筆只於方寸間出沒故無古人騰空直下之勢觀此字勢凡懸腕與不懸腕無以自隱耳

其品第漢隸以禮器爲最郭碑爲可稱後世忽以受
禪並舉禮器孔和孔宙衡方諸碑皆不及受禪不知
其何據漢隸雖桓靈末造與魏隸大不同受禪即魏
隸也純方整已開唐隸之漸豈可與禮器並稱反居
孔和孔宙之上也若知若不知殊不可測耳意世皆
震輝於圓嶠筆法又其畫之上左下右伸毫筆先諸
說奉之如金科玉條一入其迷誤之中不可破惑不
撥僭妄大聲疾呼極言無諱如是然此豈圓嶠之過
也其天品超妙有其才而無其學無其學又非其過
也不得見古今法書之善本又不得就正於大方家

但以天品之超妙騁其貢高之傲見不知裁量此叔季以來所不能免也其云致意於不學而緣情棄道者以若自道也若使得見善本又就有道以其天品豈局於是而已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書當得上品青華下坑之石散卓妙製龍香舊造而後玉版金粟隨方便

右軍所書黃庭經乃漢魏神仙家相傳之法其言精實非如齊梁道士所造內景黃庭經之浮誕也大抵人身鼻受天氣自嚨喉而降下通前陰共有七門謂之廬間五臟之所居也日受水穀自嚨喉而降下通

後陰亦有七門謂之三焦胃臟之位也養生家以心神腎神交於脾地其地謂之黃庭器與臍相對黃庭下有關器與胃腸之交關相對爐間七門此門最要呼則關開而心氣通於腎噏則關闔而腎氣達於心此處開闔呼噏調而通身關節無有不調矣關下有丹田是爲精海神仙家多以心腎交而胎結於黃庭升丹田之精以養之丹成嬰長至於昇舉然吾見世之學此者卒中道而敗盖此事非離絶人間屛除七情故不能專精以致成功此一病也神仙不死此達天之事其人無功德於世何以居不死之壽故必兼

功與行而後成仙行不足者功雖專天所不許此又一病也若常人第調攝呼噏恬澹以安心戒欲以保腎差得無病以盡天年斯則可矣

黃庭外景經山谷老人以爲吳通微書信然山谷鑑賞別具一眼獨造精詣處雖如米元章瞠乎後矣盖石本不可準今此外是停云所謂與原本對證別無甚差亦非停云書妙是石刻使然耳

蘭亭皆以爲唐太宗時始出然隋開皇年已有刻本其云辨才錮藏蕭翼賺取有不可爲準今通行定武本是歐摹神龍本是褚臨歐有歐體褚有褚體未知

兩本中何者是山陰眞影歟米南宮以褚本爲平生
珍玩黄山谷寂賞定武本宋元以來定武大行於世
然鑑賞家又多主褚本與定武互相甲乙懷仁集聖
教序字畤或取歐本字或取褚本字其時大內所藏
亦有兩本之各異而並取之皆無傷於尊眞歟至如
湯馮褚樵又何處留莊也今中國內府所收爲百數
十本間多奇體又與今通行本大異但以今通行兩
本爲蘭亭眞面又一刻舟矣昭陵撥掘之後玉匣眞
本再出爲賈人所得靖康年間與織女支機石來售
於京師賈似道及見之旋因徽欽北去遂無下落如

此神物必不與烟雲幻滅當在人間特人不得遭値於曇輪輪轉之時惟更俟迦葉出定年可以勘驗諸本耳

書法與詩品畫髓同一妙境如西京古隸之斬釘截鐵凶險可畏即積健爲雄之義青春鸚鵡插花舞女援鏡笑春之義遊天戲海即前招三辰後引鳳凰之義無不與詩通並不外前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一語有能妙悟於二十四品書境亦詩境至於羚羊掛角無迹可尋自神解又非踪跡可覓耳

有唐一代書皆歐褚二派歐褚唐之金石所存不可

枚舉褚派自薛稷暢整以來亦不可三四數其最著者裴鏡民碑敬客銘等如顏平原從褚法變出一格然不敢盡易其面目矣此卷亦褚派中足以入門者今馬跋以爲唐書之一種何歟似不深攷耳

筆有急術十數法遲疾順逆倒澀轉渦罨喙提趯等法又不可以撥鐙例行之通法圖之矣此非年少未就熟境者所可躐而進者不有三十年老工切不可妄行漢隸一字可抵楷行十字近人所習皆東京末造書至西京無以下手且能作晉隸亦幸耳

司空表聖二十四詩品無非詩境坡公空山無人水

流花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又是無上妙諦今此落木一鴈於兩公之外拈出一異境小棠胷中天機自足有以上摩兩公耶嘗見小棠詩有曉來黃鳥有深思之句甚似司空風味果有得於一鴈境中者歟

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翻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乎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此是皇甫持正論韓昌黎文語也非徒文章乃爾書道亦爾可通於臨池持此拈示）

今人俗書皆以虛憍專尚騰翥至於草書遂作一鎮

宅符小棠獨於沈靜處得力雖學顏平原而歛其麤獷之氣如文弱人深得顏書揣意此爲學顏上乘南宮所以却顧者董思白之獨拈妙諦也

黃鶴山人以畫聞而書法之妙亦不在畫下有歐褚神髓又有大令十三行規度此眞入晉唐奧區者也東人所謂晉體可謂無佛處稱尊卽皆天然外道耳盖知歐褚之爲山陰蹊徑不於此而入者多見其不知量也元王叔明書後

倪高書有似坡處此卷卽黃庭神髓東人所習內經外經云者竟是何等面目直令人羞欲死耳黃庭是

六朝人書黃素眞本至今無恙尚存知此本之爲黃庭來也 倪瓚書後

此卷專仿歐法而又與唐劉仕俻墓誌字恰相似覩非見劉誌者其同如此亦可異也可見萬殊一本古今合轍書法舍歐不可得耳近世之妄稱晉體破觚爲圓即無異磨甎作鏡耳 祝允明秋風辭帖後

白陽山人草法有孫虔禮揚少師規度是草法正宗也草法不由孫揚皆作一鎭宅符東人尤甚無非惡札耳

五指齊力然後始可懸臂懸腕互相倚仗雙收齊起

無以偏廢世人不能細驗於指腕之間只是懸空作說如透其妙處顧力行之何如亦不在擬議商量不倿於卄四歲以後始得指腕法頗下數載苦行之工稍得十之五六無不從五指中岳起波湧此則非初習始工者躐等妄進今或有旁觀者見拙運指運腕欲究言說行相之不相副拙以只笑答其旁觀之不悞實悞會直境以執相死句套看去耳墨法卽非他試看紙上字推墨而已墨安得不大致力也古人製墨更難於製筆筆則尚可意造墨則無以意造所以李庭珪父子獨擅千古

點不變謂之布碁畫不變謂之布算方不變謂之斗
圓不變謂之環一生筆兎毫圓健須經寫過收貯待
用二生紙新出篋笥暢潤受墨三生研臨用研墨畢
則洗而乾之不可浸潤四生水新汲清泉五生墨隨
用隨研六生手功夫不可間斷常令筋脈振動七生
神情懷暢適神安務閒八生目寢息初興眼明體靜
九生景時和氣潤几淨窓明以腕着紙則筆端有指
力無臂力也提筆亦可作楷乎元章索紙書其所進
黼扆箴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一如大
字自今以後每作字時無一字不提筆久當自熟矣

小棠東門之役大肆力收我大小墨字盈筒不足又簏肩頳而熉矣粤一月又理山屐從我清溪山中復借禪榻紙窓燈火佛幌甚適又作書不及東門而亦無外緣相侵擾汎覽淨名所說經唐僧塔銘是周菊人所藏而馬丹書以馮注蘇詩易去又轉以東來此銘卽褚派而又近於三龕是唐一代書法非歐卽褚此兩派外殆無他門戶之分異者至於吾東羅麗金石一切皆歐法而平百濟塔爲褚體也馬丹書跋以爲唐書之一種何不攷之如此歟與小棠相對一笑亦金石攷辨之一難也山夜多聞天籟地籟人籟無

不備具雨聲松聲竅竇號怒聲寺僧梵唄聲鍾板磬
筧木魚聲互發齊奏西天竺所謂聲教一門卽皆從
此化現而起不如吾東近日一種啞羊輩但於話頭
一法頭出頭沒者直一執相死句耳淨名之默然無
言卽此聲門之一禪林中竟無一人解澈者耶亦使
雲句旁參

指畫當以高古簡嚴爲則近世之高其佩朱倫翰尤
其選耳吳起鳳之流過於流放不收矣玉笛山房中
夢禪畫有高朱風致又如張水屋羅兩峰不失士氣
能以篆籒之法作之反有勝於筆趣者大率以指代

筆即光陰互用之妙諦有能悟徹天龍一指禪可入指頭三昧也李君此幢頗佳似姜東臯其何有印合軼每於簡嚴一法深加着力非獨指法欲學大痴雲林非簡嚴不能先從其荒率入門便墮魔界是畫家最深戒耳高其佩指頭畫後

二十八宿之星始見於周禮馮相氏而其目不詳爾雅釋天星有十七宿無女危胃觜參井鬼星張翼軫月令曆二十六星益以建弧而無箕昴鬼張史記曆書始詳備二十八星之號然有建罰狼弧無斗觜井鬼又畢謂之濁昴謂之留柳謂之注與今不同今所

傳二十八宿之日始見於淮南子時訓解及漢書曆志大約金星距日四十度而見太白晝見古無推步今測次輪交入本天內則近於地而得晝見之界再以緯度南北加減而定晝見之期

昔空山一老古錐自題其小照云夢中夢身外身黃山谷又引以爲自像贊今小棠小影卽一夢中夢身外身重之以倚書手書夢中身外添得一境夢與身皆漚幻書獨爲眞如法身如求小棠不於其身夢而在於書況小棠髮白面皺七十八十以後此照非照書固自在

古人作書別無簡札一體如淳化所刻多晉人書未嘗專主簡札是吾東之惡習也吾書雖不足言七十年磨穿十研禿盡千毫未嘗一習簡札法實不知簡札另有一體式來要者輒以簡札爲言謝不敢而僧輩尤甚於簡札莫曉其義諦也

同理山屐借禪榻溪藍空山一片無可與語龕佛向人欲語而不語是維摩不言一諦耶性覺一衲頗有慧性能作魚山梵唱與松風澗水聲互答亦淸淨眷屬稍可意者恨不作安楞嚴一段工究竟聞思修入耳山中事無他可聞漫及之如此

此本即快雪堂帖初搨本也與近世翻刻本大異尚可見子路未見仲尼氣象但快雪所刻頗有眞贋相錯如樂毅論是贋本也坡書天際烏雲帖即從摹本入刻又如趙書十三跋石刻蘭亭原本只刻趙摹不知何緣如是鹵莽也然如此舊刻漸就湮滅新翻皆未免惡札後人之得此舊刻一段宜如吉光片羽寶愛之可耳米南宮墨迹舊拓眞本後

答吳生慶錫

與君纔二三見見其指彈春風口吐芳芬心竊異之即接寸緘尚不料文采詞華又如是豈足朱門世家

著屐子弟衣履淸華巾角麈尾未盡皆如是殊可嘆
異亦不知其何故也如藕船者是一麟角瑞世又有
躡塵追影之逸足耶然天與聰明不在貴賤上下南
北惟擴而充之猛着精彩雖到得九千九百九十九
分其一分之工極難圓努力加餐可耳聯本寫副不
宣式
菊天且暮但覺頭上跳丸之飛騰卽承來椷攬時感
物美人遲暮之思安得不黯銷古碑只有此原州興
法寺半折殘字一本是集唐太宗書中國之所傳者
皆在此如覃溪曉嵐諸人無不寶重者耳息愼石砮

頃爲李君收去苦無遺儲斷不於君秘惜也來紙與
舊竭紙箋姑未究竟第當收拾神思趁萬里槖中一
試之耳從近一面甚企都留不宣
莽蒼之間三日裁量寂寞之濱一仟艱辛投向於繁
華奔馳之場遂爲摸虛捉空之歸老者性急甚於少
年勇猛直前又此募一力送去諒之身烟是性命也
堅厚裹送無致有損委此不溻
叩盆之悲不勝驚甚此事非徒老年中年之不可爲
少年亦不可爲是所云一日不可無者與此君同會
有慣於此境熟知甘辛定情銷懷無如粽笠桐桵散

浿於岳色江聲之間何不一試之此地雖無台宕之勝碧嶂數芴流泉一絃宜畫宜詩近日綠陰滿眼郵日如年甚思君不已尚不料其間所經歷如是之甚把緘悒悒不置寄惠龍井佳品不有另注何以辦此感荷感荷紙箋即圖寫副耳來星苙回不能拖長都留不宣謝狀

答吳昌烈

天涯地角面面依黯何處不爾於君偏又懸懸古雨今雲都向心上來消轉不已即便承接手椷宛若春雨深燈對榻欣賞時尤令人悒悒且審春後仕履福

安向平之婚嫁已畢但五岳眞緣非君所得辦軟塵十尺與之纏緜境中隨喜銀鞍駿馬何必靑鞋布襪殘牧冷曹念念不已處耳賤狀衰齒恰滿一甲六年海蟄至今支到亦異矣歲初無緣一病意謂必死不知何緣回甦于今七八十日眞元大奪無復餘地口鼻風火一味無減已及三載此又何病何祟耶目事挖鼻其堅如石唇焦無點潤眼昏亦甚花四大色身無一安處其何以久乎地黃湯依所示方試之然病力似難抵得仲病近果如何千里書來無非憂撓滿紙遠緖尤觸不能自持神短眼澀艱此草草不宣

答吳圭一

都在君大人書中不另贅陳說四印印泥尙知留中有是海外枯槁甚可感也印刻益見進境幾何不到程穆倩何雪漁妙處每於陽文益加致意爲佳千里之外不可以言語文字縷及極爲紆菀更以阮堂一小印隨便續惠餘不戩

近日頗悟繆篆古法此是印篆秘諦也大槩漢印是皆繆篆舊式無人闡發不知繆篆而刻印雖鍾鼎古字皆非也恨無由對商此一案使君又得更進一境若吾不言又不傳授於君此一法竟無有知之者實

所可歎此非心口相對無以形諸文字海雲千里奇欝欲蒸成菌耳所求書蘭畫竊欲奉副無一片紙或得數三本佳箋當勉試病腕如厚白露紙甚好必熟紙然後可以書過矣蘭畫來此後絕不爲之然來意何可孤也

答白波上人

今日之事惟當直截說去不要委曲宛轉雖有所觸忤毋以嗔恚相激幸甚來示所云三處傳心五宗分派亦豈非向所云古人成語攟摭者耶此皆紙上空言決非師心內所得此所謂口頭禪不料師之亦復

如是藤葛不已也何以知非師心內所得也前此器
與諸禪伯論禪無不以是爲說便作今日叢林中一
段門面語此所以近來叢林一敗塗地法幢無地可
竪慧燈無處可續寧不可歎殺活機用何與於師之
本來面目而其將救死不贍今欲以殺活施之何處
也且以來示觀之三處傳心無非刀劒上事黃面老
子四十九年說法畢竟歸趣不過刀劒而已以具足
相尙不可以見如來今以刀劒相謂之如來未知如
來其首肯耶殺人刀活人劒各有所得則師所傳得
者是殺人者耶是活人者耶殺活並用旣無所傳又

何以知其爲殺活並用耶令人不覺呵呵此皆像季來不解禪旨只就古人成語順口說去自不覺其轉轉迷悟話頭教人亦復一樣是盲喝瞎棒話頭以前悟徹者多而話頭以後悟徹者少何耶話頭以前之諸佛諸祖不由話頭是不知立脚處亦可以悟徹耶如來見明星悟道令人夜夜見星曾無一人悟道者又何也設有一人因話頭悟道他人又何以因話頭悟道耶此所以隨其根性教各有等不可以話頭一以冒之也若以話頭一以冒之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何不教狗子話頭使之勇脫惡道耶此是大慧教話

頭差欠處也今日之話頭教人者亦有自悟而悟人耶無自悟而只用古人成語無論其悟與不悟而因以爲教人方便又從以殺人耶有一語相證者金剛經但應如所教住川老頌云可知禮也又拈頌臨濟卷會便喝珪庵云可知禮也會便喝又何以云可知禮也耶且有一語相證者師於造像經生飯三分解解以鳶魚飛躍云生飯三分與鳶魚飛躍何以襯合耶若得此兩段明解可以證師之殺活機用幸有以詳教之喘義似若披宣無餘終有未喩處明眼人前果有三尺瞎者是耶至如儒門讀書之法謂之習句

讀者寧有如此讀書法三家村裏冬烘先生亦不如是未知空門以華嚴首楞爲習句讀之具耶重爲之噴筍論有宗釋有宗經而造論者有釋經而造論者起信是宗楞嚴而造論者也豈非楞嚴論例元無無依而造論者起信之爲論雖是了義何以無依而造論師但知釋論之爲釋經而不知宗論之爲宗經如是爲言耶豈師不知似未檢耳爲今日之計先去三處傳心間架之圖勿輕拈話頭勿好作拈頌師低頭讀安般守意經庶或有一線明在前耳

答草衣上人

草衣木食又經一臘雖甲亦滿五十師當有不皺者在顧此流轉齒不勝刺髮未盈梳今日之日不如昨日之日亦足浩歎一別之後消息兩忘頭輪山頂甚於夜摩忉利非聲聞所可梯接歟香蒲供養年後更如何俗人抱痛窮山萬念尤灰惟老親問蒙 恩敘感戴蹈慶不知塵刹可以報答也雖遁跡世外戢影林間山哀浦思理當同情不欲一來以効奔赴之義耶須圖之也適聞邸便甚妥略付數字亦望寄答於此回也不宣式

自送瓶錫已經兩臘而截然無聞淨土凡界判若銀

漢理難梯接至於有書亦無答俗人自是腸窄不能
無憾於大圓融之地斷絕世諦松風水月必有更增
精彩區區塵寰中引領瞻望寔不勝牽想遙誦居士
問蒙　恩飭還處舊第重理簪紱感賁靡極雖須彌
爲壘無以盡此銕禪諸宿具吉祥自在否無以另具
須轉及此欵欵之私俾回慈觀並伸前言以副翹企
爲望爲望餘艱草不式乙未臘五夜居士書時水仙
盛開清香汎研沁紙
截然阻久禪味世趣較長爭短未知何居只是心事
白雲而已無有念及於江上臭塵歟俗人每不能斷

送舊日想其牽纒可惡亦不得不如是耳項托七佛
扁書尙未入量祖師像本方擬移摹完當付送而
如大隱躬來取去則又有他件件好事試使圖之也
師輩心心念念在西天竟未知西天之在此旁求外
覓南騖北走良可嘆可咄二扇寄去病枕艱草不式
客榻燈火又過一年時又屠門解禁露地白牛亦作
隨人計否禪門犯屠令人可惡是誑語否不誑語否
經云如來是誑語者未知草衣近日忞喫北禪白牛
還叅如來誑語禪以是爲金剛三昧新年精進具在
是歟抑復實來不來來不來實來之妙果瞎了世眼否

藁與書來藁病亦復誑語者不具

間從秀爽付纖今已經年圖蒲爐火迎新吉羊遠念方切即接禪函雖臘前出作年後慰沃第一信息尤庸開懷此逢新願忍依舊宛轉無足遠問許君迫歲告歸不能挽住單寒行色其能利涉否多少示意是世諦也何用如是區區也脫落形骸本無罣礙屠刀糞擔俱不必作拖泥帶水耳腕痛方劇橫斜無定不得張皇惟再圖一箋飄然而已都留不一一

纔從邑便有書未知收照歎達衲之來承獲梵緘知歸錫吉利想於書後禪誦輕安不覺此世間梵雨撩

人甚善甚善此行以再明起程與師亦遠矣江上烟雲能無回頭依依戀否雖遣想遣心一種根塵必有不可磨滅處耳金剛依領信論之又此參差令人可歎如失此行遠外事又何可必也即使達衲轉送山寺爲推來地師當笑我習有未除矣且呵且呵彥靜兩衲若趁邑站來會可酬夙昔預企預企茲因福衲之歸暫此申復都留不式

書來雙披雙慰況歸后初信安得不欣釋第草師書意袪此塵囂占彼淨界頗有得得自在底意喜眉快心固可賀也但此江上種種淨通令人固可厭然草

師腹中亦具一種物雖阿僧刼草衣在時銷不得此
一種物未知江上腹中同歟若其異也金剛神似不
遠避於南山律師若其同也寧復江上獨穢腹中自
香不念腹中只責江上殊不覺其可也無住三案之
示甚善便不難知朝聞道一案譬如師輩只是如是
我聞之聞而已若聞我聖人之道雖夕死可也道者
卽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如日中天何嘗有私於儒而
隱於禪也至於獨樹花發之句是不過詞人寫景語
何關於聖人大道也苟欲引觸聖人之道卽如是分
明耳未知謂何當謂我好辯而不得不辯也萬象主

一棱當句不說去是何足擬議於大道耶其云欲也象也有似乎吾道中語而吾道中本無此等句語若以爲禪家秘妙也則物與象本不必拈來是牛上落下迷東礙西不覺噴筍滿案師輩只知其出於古禪德而謂此語之必續命傳髓之妙諦也不以叅究轉轉膠葛爲其纏繞自入於黑暗鬼窟欲望人囫地一聲有是理乎師若於此豁然悟徹此是囫地光景須自討於囫地家計之不暇何以及人爲也此皆精進門中種種事業一步進一步處吾雖遠在千里之外耳根無礙爲俟夫兩師囫地一聲順叩

船頭分別未知海印發光亦有如是一境歟固當以毛呑巨海芥納須彌無礙圓融而錯之師又謂何入海以後已近百日風信不利世諦上聲聞影響遂此阻斷忽此禪緘遠存憑悉團蒲淨吉亦足慰開累狀開口則食閉眼則眠師之活計亦有外是者耶以師慈悲宜其注存亦無庸過慮耳小痴之至今不歸不勝勞勞春後之期預爲翹企且令小痴作一高人過海圖即法門之一重公案也臘尾將收唯冀吉祥如意不宣

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聲聞第二果豈大阿羅漢反

作此小乘法門以凡夫觀之大海粘天若使法眼觀之似無此礙未知謂何聞作檀越行云尚有世諦之拖泥帶水歟不覺青山呵呵白雲笑笑拙書留侯飛錫影塵莫屬茲因家伻之付去試掛之禪坐處爲佳此狀有觀河之皺而不皺者無增無減耳憑便略及小痴或來山中耶不宣

即聞患處添頓不得差安客中之客調治知難如意不勝㥀憧懸慮第更思之以若病軀何以低回遲留不即歸去也切勿以此牽礙放心回旋雖今明如有船發幸圖付歸如何不得把別寔屬悵觖百里前頭

又不必曳病來往徒致觸損亦須斷意直往無使顧
係於此中亦可也玆送鐵虬以爲替別之地都在鐵
之口致耳餘只冀一帆隨順如意波羅蜜姑不具磬
惟歸後卽示安過回音

禪榻茶烟又是一年年去年來之中能有不去來者
在否其間魚鴻之誤千里遠道亦復無怪世諦人事
尙有藉是而印照遠心在師不滿一呵在我寔不勝
其低回惆悵也卽見來緘又是拙書以前出也未知
卽收耶春風漸鬯禪誦近復如何獨居無伴否有勝
侶否世間每易萍散蓬轉有能住定不爲此障亦佳

甚賤狀依舊插脚於紅塵中近得安般隨意經是禪藏之所希有禪家每以盲棒瞎喝做去黑山鬼窟不知此無上妙諦令人悲悶恨不與如師天機清妙者一爲對證可歎維摩經鐵衲遂食言耶比與師無往來否漠然無聞何止此意爲我轉致也姑留不宣式

得見草衣一書亦幸安望其越層溟遠來也自謝以大乘法門而以此凡眼觀之寧有大乘之爲墻壁瓦礫所纏東奔西汨無以擺除也且須亟就我凡夫一下金剛始可進得一果耳賤狀石木而已茶包果是佳製有能透到茶三昧耶書本是窮日月而難了者

也何易就如赤手捕龍無論幾時師須入來自取去
可耳不宣

牘外餘言

開皇蘭亭詩序墨搨卷開皇十八年三月廿日刻乃
稧帖石刻之祖南宋丞相游似景仁所藏有趙孟頫
周馳袁裒吾衍題識後有游景仁吳文貴孫承澤曹
溶四跋又有澄心堂晉府諸收藏印景仁跋云右黼
者題曰定武余旣歸鄉以往歲鄧氏趙氏本較之無
分毫差據此三本斷缺處與發之梅花蘭亭同其異
者發本上下有界畫而此則無爾此當爲開皇本而
彼則再刻也

唐虞世南臨蘭亭帖墨淡如影紙厚舊麻微鬆雖漫

慮而精神發露後有魏昌楊益宋濂董其昌王禕徐
尙賓葉萱周同軌古中靜張弼朱之蕃王衡諸題名
跋褚遂良摹蘭亭眞跡麻紙本後有米芾張晏范仲
淹王堯臣劉涇龔開白珽張翥張雨卞永譽諸題名
詩跋馮承素摹蘭亭帖麻紙本後有許將王安禮朱
光裔李之儀仇百玉朱光庭趙孟頫郭天錫鮮于樞
鄧文原項元汴文嘉諸人題名跋並神龍半印神龍
內府長方半印世間通行蘭亭皆稱歐褚二摹本至
如閣皇本虞本馮本殆無有知之者皆今中國內府
所在者從石渠隨筆錄取示懋兒以廣其聞見

姜白石堯章云世傳仲尼表季札墓云云以白石之精博於金石不援引古書而只云世傳則古書之不見可以溯知又歐公云考仲尼歷聘不聞至吳又其字特大非古也且按舊碑字大尺餘墓闕題字始於東漢有之春秋以上未聞有銘鐫於豐碑桓楹者此爲後人依託確甚不見於古書宜矣唐張從申跋云玄宗嘗命殷仲容摹搨大歷中潤州刺史蕭定作季子廟重刻此碑傳至今其最古可徵者爲唐人文字耳 答人問季札墓刻源委

五經者易詩尚書禮春秋也六經者並論語言之也

五經者舉大數也六經者記實之文也非有或五經或六經所見聞异辭也又隋書經籍志以爲七經也七經者又分春秋經公羊傳而言之也春秋則今所餘殘字有傳無經有傳乃有經耳五六七經之不同非有今所傳殘字則何以爲證也又有不可不辨者洛陽記所云禮記也東京未嘗以禮記立之學官如禮大小戴者卽儀禮之大小戴學也非今小戴禮之爲禮記也此石所刻書用伏生今文春秋用公羊宜也禮記不立學官何以得與諸經並刻又今殘字有儀禮而無禮記乃知洛陽記之誤不及詩而洪氏書

及隋書經籍志乃有詩也詩卽魯詩而今云今所傳熹平殘字有毛詩未知亦有所據否毛詩亦於其時不立學官此石所刻者卽魯詩耳答東籬問熹平石經五經六經之異

朱夫子晩年卷卷於參同契至有崆峒居士注本今此質簹故事在六十八歲時距庚申不過三數年間矣竊嘗聞之天下有三定理一是治國而祈天永命一是爲學而至於聖賢一是修身而益壽長年皆可以人力致之者也朱子所感發其在於長年之義者歟參同之大旨與大易相發明坎离匡郭卽與太極圖合又愼言語節飮食徵忿窒欲卽一書之要又首

尾武中間文與吾儒工夫一樣初時立志要勇猛直前及末後直達天德竿頭更進又要武中間勿忘勿助鄕要文其於儒者事互相印合如此朱子所卷卷亦在是歟三州尚書以此卷覔拙字尚書已入耆社賤齡亦六十五矣深有感於金丹遲暮之旨並書調息箴以報命亦寓以誡以祝非爲字而已老眼暈花老墨頹唐愧甚愧甚不足爲外人道耳

伽倻山海印寺重建上樑文

竊以大雲普被火宅回凉法月重輪寶刹湧瑞滅三毒而超三界更見歡喜之天現十德而證十門承奠

堅牢之地赤幖閻陽九之厄金粟增大千之光盖聞
一大事因緣顯妙用於虛空者法海之相續也初發
心功德貫真諦於塵刹者密印之相傳也是故未嘗
顛倒滅增寧有作止住滅七仙揚殊勝之表六祖囑
秘密之要廣大之華嚴寶藏玄奧之陀羅聖果卵生
胎生濕生化生之所影現無邊無量一佛二佛三佛
四佛之所住持正等正覺此圓法珠之三昧妙維華
之一宗者也夫伽倻山海印寺白毫示因東方爲不
動智境金髻留像南國竪無上勝幢繼釋迦成道之
場山王標秀符大乘說經之處地德獻祥在昔新羅

哀莊王轉仁王寶輪聖穆妃握天妃金鏡紅流渙八
德之水牛頭張廣施之林攝神匠於忉利天宮儼然
檀旃瑞相弘願力於極樂世界嵬乎蓮華寶臺霧飲
霞歕接金繩之像殿波譎雲詭交珠網於香城孤雲
結文字之禪孳家遜跡朗空說菩提之義選場尋師
種種光中遙抗芬皇火珠之塔非非想處對映佛國
七寶之池爰有麗代舊鑱內典大藏包東山北山之
部該唱吒唱嚩之音佉盧神書玄言無盡毘尼秘笈
白法難窮如如覺後之詮的的西來之意飾之以赤
堇髹漆承之以穹廈邃甍礎淢流晢鑽紙之鋒許醆

屋危嫌汚誦唄之龕禁翔神物護持寶氣充溢在於
震旦無此汗漫不見藏經那知富貴且如殊錫侈於
宸翰恩光耀於禪林唐宗弁聖教之文宋帝留名山
之墨龍章鳳藻旣施外護之神功羊乘鹿車爰彰
內賜之盛典帝機斡而慧日朗　聖澤覃而法源澄
十方之瞻覩旣尊大衆之皈依亦久迺玆融風起陸
烈焰煬空華觀鷲園可憐焦土天界龍窟盡歸沈灰
法有所不通無賴清凉之神力運有所適値亦爕慈
恩之金身然而獨留庋閣之書不泯持世之具龍樹
之口海波瀾永安玄奘之性門闕鍵無恙意者諳出

之警非偶導化之旨孔彰鎔嗔煉癡藝金剛之智焰
銷邪熄惡煸光音之慧芒所以山狂谷狠不侵接廊
之簷王焚石焦能保溢宇之帙是將標聖諦於現刧
宣法曜於無方雖空如來藏碎祖師關猶有不滅者
在出斷常坑登眞實際豈爲無名所焚乎哉爾乃悔
懺普圓灾障隨豁鳩工不憚於褰足發誓並根於信
心遂汰愆而淘尤永築功而基福幻華界上板蕩之
悲同齋祇樹園中廻向之願齊奮銖累青鳧紫貝粒
聚銀粟金星善女信男折貨而贍力宰官居士歸珍
而裕工于是理法基襲舊觀廻眞照於頹運隨滅卽

生握妙圓於隨機由喪復顯整頓三千淨土嚴飾五百寶樓慈像瞻奇慧路仰異初佛後佛同名日月燈明過因來因悉現百千億妙欄楯幢塔交錯瑪瑙車渠匝環或以圓相或以勝相千燈續燃於一燈或如樹形或如華形彼界復明於此界神衆則安其幢盖闍梨則安其瓶笻鐵尾苕涵古春寶爐香盤舊篆夬見正果之脫惡道譬如瑞蓮之出火坑如是我聞以偈偉唱　兒郎偉抛梁東東方阿閦鞞須彌光妙音金剛勝菩薩最降伏邪魔　兒郎偉抛梁南南方虛空住德雲法慧佛次復須彌燈次復日月燈　兒郎

偉抛梁西西方無量壽精進無畏行及大光大明正覲日沒處　兒郎偉抛梁北北方雲自在雲自在王俱衆生陰慈覆無心無着故　兒郎偉抛梁下下方名聞佛名光復達摩大放獅子吼撑天竪法幢　兒郎偉抛梁上上方金團天香光大焰肩無上波羅樹雜色寶華嚴種種諸色像悉從此地現此是光明海此是般若海此是清淨海此是妙法海此是圓覺印此是首楞印此是金剛印此是法華印願長住此界此海而此印

昔馮祭酒好作時文紫栢大師書而誨之曰時義不

做亦可即阿郎並相知求教者稱心現量打發足矣
昔李伯時畫馬秀鐵面訶之以爲必入馬腹而墮地
獄今之留心時文者心術純良一朝出身做好官則
亦有益如心術不佳藉此出身爲大盜而刼人則先
生之罪較李伯時尤甚此爲時文家入木三分之語
近日工於時文者尤當大可警動懸之爲玉尺可耳
今年癸丑暮春仿蘭亭故事作脩稧少長咸集少長
卽皆時文之雄也古人所以是日也脩稧者祓除不
祥之義也觴詠暢敘不但爲流連光景而已仰觀宇
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不有出於心術之正亦何以

遊目騁懷也少長羣賢皆他日出身而瑞世者也其所以藉之以出身者在於時文近世時文皆巧於穿刺鬼窟魔途不祥之甚者幸因此會深究於紫栢心術之戒一切以祓除其時文之不祥吐爲芝英結成丹篆大雅扶輪別裁僞體貞符護身瑞采儀世亦將有感於斯文 題李允明修禊帖後○允明老友要作禊序允明卽時文家而二郎蘭玉鬫發並下工於時文書此以報之

今日五天竺無不相通之處自雲南騰越州由東天竺到中天竺若直道計之不過一千九百里而近南天竺稍僻遠地勢斗入海中如箕舌卽普陁洛迦山

觀音石天宮殿尙有舊蹟爲西夷各國大小商船來粵門戸必由之地中國人附船來往如內地楞伽山亦南天竺卽如來說楞伽經處古師子國也昔日之所耳食爲今日之所目驗如掌中菴羅果不可誣也師子國有佛堂山山下佛寺有釋迦眞身側臥在牀上至今尙存如五祖六祖之肉身不壞相傳釋迦涅槃處明永樂間鄭和下西洋從師子國取佛牙入中國時目驗釋迦眞身而來明史亦昭載釋迦眞身側臥在牀上一案於錫蘭山傳中錫蘭山卽師子國今稱爲錫蘭山此國號地名之古今不同也今禪家所

說釋迦涅槃以涅槃爲口實經云佛身重纏氎綵藏在金棺又云迦葉請見佛身阿難答以難見佛屍從重棺裹雙出兩足迦葉稽首作禮經有兩本有詳畧之別然槨示雙趺一案牢不可破遂爲三處傳心之一今以錫蘭所在眞身觀之經說是耶非耶眞身尚存誰爲槨之其云側臥則於示寂之後尚不敢變動也誰爲重纏氎綵也又以爲聖火自焚舍利出八斛四斗眞身尚存舍利從何處出也然佛舍利流入中國至有東來此又何事也以法顯惠生玄奘諸記考之其紀佛蹟在在所及殆無一遺漏如迦葉佛舍利

塔阿難半身舍利塔辟支佛塔無不詳載從未見有
釋迦舍利塔者如釋迦經行處坐禪處無不起塔而
表之獨於舍利無一塔表者五天竺內竟無一釋迦
舍利塔此又何事也八斛四㪷散在何處五天竺內
無一存耶又法顯記云迦羅衛城卽白淨飯王故宮
佛爲太子出家及還見父王處各有塔表之東行十
七由延到雙樹間希連河世尊涅槃處而獨無建塔
表蹟者若果是涅槃處何以不塔表也玄奘記云迦
毗羅衛國空城荒蕪已甚內有淨飯王正殿摩耶夫
人寢殿城南門外有釋迦太子出家修行及涅槃諸

蹟是又以涅槃處同在城南而不及希連河此皆所見聞異詞涅槃處無定又不可以雙樹希連河證實也噫諸說之歧貳而眞相自露太陽中天螢爝歛光亦顯晦有時耶大抵舍利之流入中國至於東來者諸佛舍利亦多有之未必是釋迦也如佛頂骨又流入中國而至於東來五天竺內之佛頂骨又非一二是豈可盡以釋迦頂骨當之耶眞身不壞又何頂骨之別傳也譯經每傳聞異詞以梵譯唐一轉再轉轉益訛誤是必然之理達摩所以一切掃除也涅槃經亦安得無翻訛也以椰示雙趺一案千藤萬葛衆盲

論象令人噴筍滿案臥佛之塑自六朝有之至有疲於津梁之喻大槩是涅槃時相而似不得無緣虛其爲錫蘭眞身之取模無疑六朝時西竺之人多入中國傳此眞身之像好有是想塑矣嘗於薊州臥佛寺見臥佛一軀側在牀我東亦有臥佛作側臥在牀之相耳　海島逸志穆迦濱於南海眞佛所居山極高峻徧地黃金美玉百神守護不得取也眞修者必登穆迦禮拜眞佛持齋受戒數年而出人皆稱老君自能降神伏魔驅邪斬鬼手持念珠慈悲可掬見者知其有道此云穆迦即狼牙楞迦之轉音如印度之爲

天竺身毒也眞佛卽釋迦眞身也 法顯玄奘記中凡稱佛稱如來者佛非一佛如來又非一如來而已又不可盡屬釋迦也盖以釋迦言者亦多如云釋迦太子如云釋迦弱齡齔齒等處皆另稱釋迦二字而區別之此不可混圖說去或恐有無所區別而妄證之故特言之如此 釋迦齔齒下直接以如來頂骨若不區別言之一句之內豈有異文也釋迦所獨如來所同十方如來無非如來何以如來單屬釋迦已也 釋迦生滅年時無一定論以爲周莊王九年恒星不見時生 魏書釋老志 又以爲周桓王時生 釋道安 又以爲平王時生 法苑珠林 又以爲穆王時生 通歷云佛以孝王元年涅槃 又以爲昭王時生 一唐

僧智深續集古今佛道論二法苑珠林三宋僧契嵩傳法正宗又以爲殷末生晉法顯佛涅槃當周成王時則生當在殷武乙時又以爲夏時生唐道宣感通記蒙古源流又云元太祖距佛涅槃時三千三百餘年當生于夏初唐玄奘以爲佛滅之歲諸部異議言佛沒至唐龍朔三年經千二百年或云千三百年或云千五百年或云未滿千年又如道家老子化胡成佛之說謂佛生周敬王二年滅于考王三年其生滅年時尚不能明確又況其涅槃之地又況其涅槃時事實耶

此皆以佛攻佛之義若以爲侫佛而作非我本意耳

書家墨爲第一凡書之使毫卽不過使毫行墨而已紙與硯皆助墨以相發爲用者非紙無以受墨非硯無以潑墨墨之潑者乃墨華之騰采非止一段善於殺墨也能煞墨而不能於潑墨者又非硯之佳者必先得硯然後可以作書非硯墨無所施紙之於墨亦與硯相似必須佳紙迺爲下墨所以寶重澄心玉版桐箋宣牋筆又其次耳東人秪於筆致力全不知墨法試看紙上之字惟墨而已此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是以韋仲將亦以爲張芝筆左伯紙並臣墨又宋時得李廷珪半丸如千金見古人法書眞跡墨瀋處如

黍珠突起礙於指可以溯墨法矣是以古訣云漿深色濃萬毫齊力卽並舉墨法筆法而近日我東書家單拈萬毫齊力一句以爲妙諦不並及其上句之漿深色濃不知此兩句之不可離開是夢未到墨法不覺其自歸偏枯妄論麗末來皆偃筆書一書之上下左右毫銳所抹毫腰所經分其濃淡滑澀以爲書皆偏枯其所云濃淡滑澀可論於墨法而烏在其筆法之偃與不偃也混圇無別於墨法筆法但以筆法擧擬豈不偏枯者耶良可慨耳

字之聲均亦與樂之聲均相似盖聲與均異聲卽字

之聲均所以均字之聲非字之聲也六書之形聲是
字之有聲之始也字之有聲非止一聲而已以事爲
名取譬相成然後始得爲聲字之爲聲與他特異以
形兼聲故不可離形而言聲也離形而言聲便非字
之聲也江之聲以水而工聲故爲江之聲河之聲亦
以水而可聲故爲河之聲也雖江河同聲之聲即不
得爲江河之聲矣今以古雙反爲江之聲乎哥反爲
河之聲是離形爲聲烏可得爲江字河字之字聲也
此於形聲古義不可但以不合言而已孫呂諸人雖
有傳聲之功而聲之混圖淆亂莫如是之大謬今人

遂不得不遵用之如書之以隸以楷矣雙聲疊韻即
所以均聲亦非字之聲也今又以雙聲疊韻合而爲
反切尤大非矣如蒺藜之爲茨蔽膝之爲韠似若古
有反切而亦以義爲聲非如古雙乎哥之無義而爲
江河之聲也不可以今之反切謂之古之反切亦有
反切之如此也至如字母出之婆羅門有聲無義者
也又有一節深於一節古聖人六書之學盡爲渾入
於見溪羣疑之中其禍之烈有甚於洪水猛獸決不
可以配之中國形聲之字也而前人皆奉之如科尺
以爲喉舌唇牙齒五聲爲天地自然之聲不敢廢焉

其爲自然之聲者言非不是也古聖人之於聲必以
竹以絲而審聲未聞以喉舌唇牙齒爲聲之原雖以
人聲爲貴必以律和聲而後亦言人聲未嘗以徒聲
而爲貴賤上下之分也且喉舌唇牙齒雖自然之聲
南北之人輕土重土之人清水濁水之人各異其聲
于何爲準而且謂之自然之聲乎字母之斷不可通
於中國之字灼然無疑至如我東之反切亦不可與
論於字之聲矣客有難之曰是聲也非金石絲竹之
聲又非禽聲獸聲獨不爲人之聲乎余乃喟然曰唯
唯否否是惟人之聲聲而兼形者人何以並形爲聲

乎形於聲之中合而爲一焉人之聲特於聲通之而於形不能通之也是以字之聲神妙不測非人之聲所可得以圖之也竊嘗疑洪初堂是戴門高弟丁小雅亦博雅之儒皆於字母從不得割愛何歟江晉三亦明於古聲均之學猶以字母爲說其未盡於古形聲之精義歟自陳顧江戴段王以來聲均之學漸次發明殆無餘蘊又有孔氏莊氏張氏劉氏之書同異紛綸然各有好處皆可以懸之日月必有所以定針而折中者矣

阮堂尺牘下